

北京鋼院

1958年1月7日出版

第141期

本期共4版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編

執行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原則 全院熱烈討論對右派分子的處理

兩個星期來，各行政和教學單位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一般都進行了四次至五次的討論，同學各班的討論也在熱烈進行。為了能更全面地傾聽群眾的意見，黨委和各黨總支還分別邀請有關同志舉行座談；大部分黨委還分頭深入下層參加了群眾的討論。

資產階級右派是不是反動派，對右派分子應該如何處理，這是各小組討論問題的中心。在討論中大家逐步深入地領會了對右派分子採取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處理原則。

資產階級右派是不是反動派，這個問題似乎大多數人有了較明確的認識，但討論到具體問題時，還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由於嚴重的個人主義或修正主義思想發展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這樣的人本質上是不是反動，應不應稱反動派，有不一樣的意見。另外，右

派既是反動派，但為什麼不剝奪其公民權，有的小組在討論中又提出了這個問題。有的教師認為，既稱右派分子為反動派，又給以公民權，那就是敵我不分；有的教師說，我們不剝奪右派分子的公民權，這是給右派分子以改造自新的機會，這正是我們處理右派分子採取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原則的具體表現。

有的小組還具體地討論了如何處理右派的問題。有的小組認為，不論大小右派都必須進行處理，只有這樣才能符合黨、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才能使這一小撮右派分子徹底認識到自己的罪惡，以改造自己，重新做人。但是應該怎樣處理法？各有各的意見。有人認為，凡是右派分子都應該給予處分，也有人主張，凡是右派分子都開除；也有人認為，開除右派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也有人主張，對右派分

子的處理應分別對待。有些小組在討論時還詳細地提出分類處理右派的問題。

對右派教師和右派學生應如何分別處理，這也是大家熱烈討論的一個問題。有人認為，教師既應為人師表，右派教師則應清除出教師的隊伍；而學生右派因和國家的培养目标相違背，一般應開除出校。也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學生年青，可塑性大，因此主張保留學籍，送去勞動改造，改造好了再回校學習。

在這次討論處理右派時，有的右派分子在繼續向人民交待其反動言行，檢討自己，表示悔改。有的右派分子仍然在頑抗和耍花招，表現了其對黨對人民的刻骨仇恨。這更說明我們對右派分子必須要進行處理。

根據兩週來教職工人員討論的情況，高院長於昨天晚上又向教職工作了報告。全院討論處理右派問題還在深入進行。

免錯誤”，說現在的院領導不能“很好的聯繫群眾，使

工作受群眾的監督”，因此絕對必須用由選舉產生的院委會來代替它，而且黨委的意見不被院委會所接受時“就應檢查為什麼，以防止可能產生的主觀上的錯誤”。這樣看來，李救功彷彿很相信群眾，但事實上他是迷惑群眾，把黨委決議說成是不吸收群眾意見而決定的，所以難免有主觀主義，这样就抹煞了黨的群眾路線和黨與人民群眾血肉般的聯繫。他說群眾不能接受黨委的意見就是因為黨委的意見“主觀”，這是抹煞了黨的先進作用，把黨當成群眾的尾巴，同時也把黨委描寫成主觀片面脫離群眾的集團。李救功說院領導不由選舉產生就是脫離群眾的主要原因，這更是对我國民主制度的重大歪曲。我們院的領導雖然不是由選舉產生的，但他執行黨的高教政策，這就代表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其次他完全能聯繫群眾，接受群眾的監督。這次的整改高潮就是最明顯的例證。李救功提出“群眾監督”、“民

剝開李救功的畫皮

普化教研組

象資產階級國家中的在野黨那樣的地位。

李救功狡辯說：他的方案只是一種改革組織機構的建議，就是提錯了也不能算做右派。但是他建議的院委會和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是一類的東西，根本不是普通的組織機構。李救功擺出一付“左派”的面孔說：“右派分子創造了‘黨政不分’等怪論”而他李救功並未這麼說。但創造這些怪論的右派分子是要使國家政權和各部門的機構離開我們黨的領導，李救功不但提出了荒謬的治校方案，而且主張“黨委的決定不應通過行政去貫徹”，這不也正是達到這樣的目的嗎？

李救功偽善地說他之所以提出這個方案是為了“發揚民主”，“發揮群眾的積極性”。但事實是：在解放後我國人民已被天荒第一次的做了國家的主人，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已經有可能充分發揮。李又說：“只有根據黨的方針政策，又吸收群眾意見才能避

李救功是一個活動得比較隱蔽而又掛着“黨員幹部”招牌的右派分子，因此他的確迷惑過不少人，其中也包括我組一些同志。最近我組舉行了一系列的會議來批判李救功，他的畫皮終於一層一層地被揭穿了。

李救功治校方案的實質

在李救功的治校方案中提出要成立一個由選舉產生的院委會作為學校“最高決策機關”，它“應有和校、院長平行的權利”，“能討論和決定學校的各項重大事情”；決定之後還要能“有效的執行”，它還能“批評和彈劾各部門的工作”以及“撤換某些不稱職的幹部”。李救功給院委會如此重大而又不受任何限制的權力顯然是想用它代替黨委和院長的領導。同時李救功聲稱：為了貫徹所謂“黨的群眾路線”，黨委的意見只能通過當選為院委會委員的個別黨員帶到院委會中去。同時並宣傳解放前地下黨員參加學生會競選這種方式“能保證黨的領導而又不脫離群眾”。李救功的這種主張，實質上是要取消黨委的領導，把黨降為

我院師生員工下鄉和農民聯歡

元月1、2日，我院部份同學以及教職工同志，分別到農業社訪問社員並和他們舉行聯歡。大家都暢談節日的的心情；社員同志滿懷信心的提出要提前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指標，而且提出“58年過黃河，60年過長江（產量）”的響亮的口號，大家都為這種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豪邁氣魄而感覺到歡欣鼓舞。在親切的交談中，每一個人都進一步了解到農民生活迅速提高的具體情況；這再一次在同志們的

思想上粉碎了右派分子說“合作化搞糟了”、“農民生活苦”等謬論。社員同志還對同學們提出要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殷切的希望，同學們也以“狠狠的改造思想，在勞動中鍛鍊自己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口號作了堅決的答復。

在交談後，同學們為社員同志作了精彩的演出，社員同志也獻出了朴素而真摯的節目；2號晚上，機械系同學還邀請塔院鄉的社員到我院看了“蘇聯農業合作化”、“關不住”等小電影。（素琴）

主”等動聽的口號，無非為了使群眾不信任和反對黨的領導。這樣李救功就可以和馬如璋、劉景芳、趙錫霖等右派分子一道騙取群眾的信任，以達到個人奪取領導權的卑鄙目的。

我們說李救功提出治校方案並非單純是嚮往資產階級民主，而是為了滿足個人奪取權力的野心，這絲毫不冤枉他。因為假借群眾的擁護以奪取領導地位是李救功經常使用的手段。

1954年李救功打算到物化教研組當主任，於是他就召集物化、分化、普化各組的部分同志開會討論如何加強物化組。他在會上強調物化組沒有適當的領導人，又透露上級已同意他去領導物化組。用這種方式騙取群眾“擁護”他去領導物化組。但因後來高誦善教授來我校，李並未當上主任，他還因此對高先生大為不滿。

以後，李救功又想當普化教研組主任，他就在黨支部會上和群眾中宣傳普化工作搞不好的根本原因在於教研組主任，借此鼓動大家要求更換教研組主任，為自己上台創造條件。

鋼院建校時期，李救功擔任教員黨支部書記，以後又擔任教學研究科科長、物化系黨總支書記等重要職務，但他仍認為黨不重視他，沒讓他做更重大的領導工作，因此不滿意鋼院黨委，誣蔑鋼院黨組織“有腐朽的味道”，“上樑不正下樑歪”等。這次整風時期，右派分子們猖狂地進攻我們黨，李認為時機已到，狂妄地說：“我今天不說話，誰還敢說話，誰還敢幫黨整風？”由此可見，李提出治校方案決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只限於“組織制度”的建議，而是為推翻黨的領導，奪取個人權力的向黨進攻。李提出“發揚民主”等的口號是用心極為狠毒的，他一方面借“黨員”的招牌，裝扮“聯繫群眾”的樣子以騙取群眾擁護，讓群眾選舉他出來統治群眾。另一方面，他又借著“代表群眾”的地位可以向黨討價還價，把自己放在黨之上。這樣一手抓黨、一手抓群眾以此來滿足他個人的野心。

李救功的一貫作風

與整風中的態度

李救功平時在教研組內有

很大的虎威，大家都怕他，他狂妄自大認為自己能和本個人講話對這個人都是不小的光榮。他看不起院的領導同志，表示別人和領導同志談話總得順着領導的意思，只有他對領導才敢做敢為。他在工作中總是拉攏一批人打擊一批人，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操縱各方面的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他喜歡和別人比工資待遇，以自己工資高而自豪；和同志們相處也喜歡在經濟上佔小便宜；和女同志在一起總是喜歡拍拍人家，拉拉人家。

李救功一貫不執行黨的政策，在以前他公開主張不按高教部頒布的教学大綱進行教學。他認為十二年規畫是沒有意義的，十二年規畫沒訂好的教研組反可以少走彎路。他也無視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但看不起許多教師而且還宣稱他就是和教研組主任合不來。

李救功認為蘇聯教科書介紹俄國科學家的成就是：“蘇聯人不謙虛”。並說：有人說（其實是李救功自己說）批判斯大林之後，馬列主義的中心就轉移到中國。對肅反問題，他也大肆誣蔑說：肅反成績實際上不是主要的，“沒有群眾運動也會肅出反革命”。

李救功在組內會議上很少公开发表反動言論，但他常以“启发”的形式提出問題使群眾思想混亂以達到他混淆視聽販賣自己的反動言論的目的。例如，討論“再論”時，他提出：“不能簡單地理解資產階級民主，在資產階級國家里，共產黨也能被選入議會”，這在我組部分同志的思想中造成很大的混亂。又如我組有的同志認為肅反中可以發動群眾檢舉但不一定要開鬥爭會，李救功就告訴他：“還有人認為肅反不必走群眾路線。中央的決定也不能說沒有錯。”企圖誘導這位同志懷疑肅反路線的正確性。

整風一開始，李救功就抱着幸災樂禍的態度對人說：“整風主要是整總支書記以上的幹部”，對群眾給他提出的意見也不虛心接受。另一方面却談“清華大學物理教研組黨員（是右派）把對黨的意見都搬出來，鳴出來，這才算透”。

（下轉第二版）

借于樹德問題進行反黨活動的 右派分子藍玉文的面目被揭露

去年12月下旬，科學研究部團支部召開支部擴大會議，繼續批判右派分子藍玉文在鳴放初期及反右派鬥爭期間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言行。團員們一致認為藍玉文已墮落成為右派分子，應該將她清洗出團。

加油煽動 向党進攻 聯絡右派 威脅組織

在大鳴大放期間，當校內右派小集團“正義委員會”在全院掀起“于樹德事件”向党進攻時，藍不但不出來說明事實，駁斥右派向黨的污蔑，反而借擴大于樹德的問題共同向党進攻。

5月30日，“正義委員會”在院刊發表了一篇題為“于樹德事件”的文章，污蔑鋼院領導“官官相護，狼狽為伍”、“院行政自相矛盾”……當時與“正義委員會”氣味相投的藍玉文，隨即於6月3日在“工會通訊”發表文章，繼之對黨和行政進行攻擊，煽動群眾對黨不滿。說什麼“黨內對於于樹德的處理更是默默無聞”、“總務處從領導開始，對於的錯誤事實一直是採取本位、包庇敷衍、官腔的態度”……。

5月29日，藍在會上向“正義委員會”污蔑領導說“領導上一直對此事（指于打人）沒有關心”、“領導上對全部事實不了解的，偏聽偏信”、“這件事情本來不大，但是由於領導處理不當，以致民憤很大”。由於藍與右派小集團“正義委員會”站在同一立場，不謀而合，因此，“正義委員會”在這會上熱烈鼓掌歡迎藍玉文參加他們的工作。5月30

日藍還參加了“正義委員會”的會議，在會上發言達七次之多，發言時間約佔該會時間一半左右。

一系列鐵的事實說明，藍自鳴放開始就積極參與右派小集團“正義委員會”的活動；與“正義委員會”相呼應，共同向党進攻。

藍玉文不僅自鳴放開始就積極參與“正義委員會”的活動，進行煽動，並在反右派鬥爭開始後，還公開投靠這一右派小集團來威脅黨與行政。6月12日，藍以關於群眾給她貼大字報一事寫信給高院長，說：“難道還必須‘正義委員會’來處理嗎？”此外，當群眾貼出批評藍工資過高的大字報後，藍曾對一位黨員說“這事一定與于樹德事件有關，我要去找‘正義委員會’談去。”

會上大家還戳穿了藍玉文卑鄙的兩面手法，責問藍玉文“于樹德沒有請律師，你為何說請了？胡主任請你作證明，你為何在會上會下各說一套，目的何在？”

大家對藍玉文的威脅行為與兩面派手法都很氣憤，有力的指出藍玉文的反黨活動是有意識、有目的的。藍玉文由於與“正義委員會”的立場一致，攻擊目標相同，因此，互相利用，互相投靠，企圖以此抬高自己達到個人的私慾。

別有用心

歪曲、誣蔑黨的政策

鳴放初期，藍玉文在小組會及小字報中對黨的幹部政策、肅反問題、整改問題等進行了一系列的歪曲與污蔑。說什麼肅反根本沒有肅出反革命來；方式上確實有

許多毛病……。對黨的幹部政策及工資評級等問題誣蔑說“老黨員當作老干部看，而老工作人員却越象老廢物”，說什麼“以黨籍衡量德”並當總務科艾平問她工資根據什麼評時，藍說“根據黨齡”。

會上許多同志一針見血的指出，藍長期搞人事工作，對幹部情況、黨的政策是了解的，但她對事實竟惡毒的進行歪曲與誣蔑，這不是向党進攻是什麼？

個人主義嚴重發展

墮落成為右派分子

藍玉文一貫表現個人英雄主義嚴重，計較個人得失；長期對自己的工資、級別等不滿。會上許多同志指出，藍玉文之所以墮落為右派是由於她長期缺乏自我批評，任憑個人主義思想泛濫的結果。藍由於計較個人得失、狂妄自大等個人主義思想的嚴重發展，她越來越感到自己了不起了，認為自己處處受委屈，終於對黨由不滿到反對。因此，藍在整風開始，就站在右派反動立場，向党進攻。

態度變化無常

毫無悔改之意

藍玉文在大家的揭露與批判下，至今只承認“客觀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口頭上表示願意悔改、重新作人。但實際表現極不老实，出爾反爾，態度變化無常。例如她在會上簽字同意自己的反黨言行，但到會下又全部推翻。大家對藍玉文這種不肯承認事實，不肯徹底交待的惡劣態度都很氣憤，要求繼續開會批判藍的反黨言行。（林泉）

頑抗的右派分子陳昇平

李立 陳克興 姜中秋 陳天才

電工教研組右派分子陳昇平，是整風期間向党猖狂進

攻的反動人物，他到處点火，煽動群眾對黨發起沖鋒，污蔑、攻擊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丑化黨的領導……自反右派以來，陳的反動面目已被揭開，然而，他頑固不化，一味頑抗，至今仍然死不悔改。

大肆向党進攻

在整風一開始，陳昇平就到處污蔑叫嚷對整風沒有決心，企圖乘此興風作浪。他在福利檢查組任組長的工作中不去認真地檢查福利補助中存在的問題，而是別有用心地利用他工作之便與右派分子劉寶智勾結一起，排斥黨的領導和向党進攻。

財務科當時充分供給他的材料作檢查福利補助之用，但他却別有用心地要超越該組工作範圍以外的材料，財務科認為沒有必要而未答應，陳就借此在走廊、食堂、工會、教研組等地到處

說黨沒有決心，到處点火，企圖煽動群眾對黨不滿。

事實上，根據當時所供給的材料已足夠檢查組進行工作，並且財務科還特地派三位工作人員在許多時間趕出材料供給檢查組，陳昇平對財務科的污蔑，只是為了煽動群眾對黨與行政不滿而已。

在福利金使用中曾一度發現8000元的差額數字，陳昇平馬上利用此機會寫了点火性的文章要“工會通訊”刊登。但這8000元差額賬在當天下午就由財務科查出，並通知陳（為集體福利補助所用的數項）。可是陳昇平仍然到“工會通訊”吵嚷要登這篇不符合事實的文章（結果登于“工會通訊”67期），欲借此在群眾中點起毒火，配合劉寶智的進攻。

在檢查組工作中，陳對該組範圍內主要工作經常出

爾反爾（劉寶智在后台當軍師）不進行工作，擾亂檢查組工作的進展。

陳昇平攻擊的是什麼？

在這同時陳昇平到處散佈其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污蔑和否定黨和政府的基本政策，他污蔑說“三反五反、土改打死多少人”，“鋼院肅反搞的糟，斗錯了許多人”。事實證明，歷次運動對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是非常必要的，在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下，當時被鎮壓的是罪行嚴重的反革命分子及惡霸土豪，在陳昇平的社会關係中，他父親五反被斗，妻兄是偽保長已被鎮壓，其表兄為惡霸地主，因此他對歷次運動是仇視的。

他還污蔑統購統銷政策，說“現在的問題不是知識分子問題而是農民問題”，“農民都沒有糧食吃，農村糧食黑市5毛一斤。”統購、統銷政策是保證全國人民都有衣食的重要措施，因此右派分

子們就惡毒的攻擊這政策來鼓動群眾對黨的不滿。事實是：解放以後農民生活是大大提高，統購統銷保證了全國人民糧食的供應與調配。

陳昇平說：“鋼院黨委不懂裝懂，把鋼院搞得一團糟，黨只要搞搞思想工作。”他還擁護劉景芳所提的“教授治校”。我們知道，黨的領導是高等學校走社會主義教育路線的根本保證，因此，右派分子竭力設法醜化黨，企圖達到奪取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權。

陳昇平還發表了一系列其他誣蔑性的言論，說什麼“鋼院有三派，杜院長從東北帶來一批幹部，到處安插，把鋼院弄得烏煙瘴氣”，污蔑企業計劃教研組是“太太教研組”的惡毒攻擊，也是由他編造出來後由劉寶智發表的。

陳昇平的言論是有一整套的，因而全面地反映他一貫的反黨立場；而且他還到處散播謠言，企圖以此到處点火，作為向党進攻的手段。這是他的另一特點。

在反右時期

在反右時期，陳昇平別有用心地散佈“三害沒有根除，不應反右派”，“右派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應採取大會批判方式”，“現在是亂扣帽子，黨委應考慮後果”，並極力為我院頭號右派分子劉景芳辯護，說“劉景芳的話看不出什麼政治企圖”“治校

剝開李救功的畫皮

(上接第一版)

當院刊中提出對李救功和馬如璋的批判之後，李更展開了一系列的欺騙群眾拉攏群眾的活動來掩蓋自己丑惡的右派面貌。最初他宣稱：政治教研組搞我是搞錯了。其它人批判我是以為黨委佈置了要搞我，這是一個誤會。企圖以此證明黨委並不以為他是右派，來騙取群眾的信任。工藝系一些同學貼出大字報揭發李曾誣蔑黨委等事實後，他大為惱火的說，這是“黨內秘密”並聲言院長也不同意洩露這種“黨內秘密”。李在其小字報中說：“馬如璋（在治校鳴放會上）發言之後，我立即發言，對有些問題分析得不很清楚，所以使人誤會我基本上同意馬如璋的全部意見。實際上我只同意馬的組織方案。”但根據同志們的揭發，馬本來就是李的“好朋友”，兩個人常關在屋子裏談“知心話”。而李救功早在1956年12月20日就寫信給市委提出了他的治校方案。李在鳴放會上的發言決不是靈機一動，而是經過長期的準備，借鳴放的機會配合馬如璋及其它右派分子來向党進攻的。

就是在最近十二月十九日

問題之提出是因為從前黨委的群眾路線差”，“批判劉寶智是個人報復”，認為大字報是一邊倒，因而不一定正確。並在批判劉寶智的大字報下面貼條子要與寫大字報的人辯論。

頑固不化

上學期，群眾開了四次會揭露和批判陳昇平的反黨言行，但陳態度很不老实，拒絕交代，最近大家又對他進行了五次批判會，可是他的態度仍不改變，而且更加頑固狡猾，在第一次會上他用了九分鐘的時間進行所謂“檢討”，在“檢討”中扣自己一個“個人主義嚴重”“愛發牢騷”的小帽子，避而不談反黨罪行。不僅如此，而且還對大家揭發的事實進行狡賴，死不承認。為了揭穿他的狡猾面目，在第二次會上請了教務處長徐子欣和財務科長祝伯豪等五位同志當面作證，揭發他的反黨活動。在這人人証俱在的情況下，陳昇平當時啞口無言。但他仍然採取“關門”的態度，在第三次會上以“不說話”的頑抗態度繼續拒不檢查，直至第五次的全系大會上，陳仍頑固對抗，不肯低頭認罪。

大家對於陳昇平的頑抗態度表示十分氣憤，一致指出，陳昇平只有向人民低頭認罪，徹底交待，決心悔改，才是他唯一正確的自新之路。

李救功在我組辦公室看到要批判他的通知後還大发脾氣把屋門摔得很響。可見他根本不是願意接受批判、徹底交代、重新做人的態度。

從以上所說可以看出：李救功是浸透了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野心家。他在整風和反右鬥爭中採取了卑鄙惡劣的兩面手法。

那末李救功究竟是如何墮落的呢？

李救功的思想根源

李救功是大地主階級家庭出身。父親和祖母都是在土改中畏罪自杀的。他哥哥判過刑，姐姐是三青團的骨幹。李救功在土改中就曾動搖過，只是在黨的教育下才使他在當時沒離開革命的道路。這以後他經常吹噓自己經得起考驗，事實上對黨仍保留着深刻的階級仇恨，因此他反對黨領導的各次運動。他認為三反、五反是“過左”，肅反成績是次要的；反對教學改革和學習蘇聯；在整風中更大舉向党進攻。這都是和他反動階級的立場分不開的。

根據事實，我們一層層地揭開了李救功的畫皮。最後他在无情的事實面前不得不在口頭上承認自己是反黨又社會主義的右派。

資產階級右派是不是反動派？對右派分子應該怎樣處理？

在高院長報告以後，全體教職工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現在我們把討論中的幾個爭辯的問題提出來，供大家討論參考。

(1) 由於嚴重的個人主義而向黨進攻的人，是不是右派？(有人認為，有嚴重的個人主義的人，儘管他們發表了許多惡毒的言論，但不能說他們本質上是反黨的，因為這些人只是追求個人名利，並不見得是有意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所以不應該給他們戴右派分子帽子。)

(2) 有些右派分子家庭出身並不壞，家屬中有些人也是黨團員。有人認為，象這樣的人只能說客觀上是反黨的，主觀上不一定反黨，這個問題應怎麼認識？

(3) 有人認為，資產階級右派不一定是反動派，由於有階級仇恨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是反動派，有些人可能是由於個人牢騷，講了許多反動言論，這些人與人民不一定有敵我矛盾。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怎樣？

(4) 有人認為我們學校的右派分子與社會上的右派分子相比情節並不太嚴重，而且今天我們的政權又很鞏固，所以對他們應該以教育為主。大家看，對我們學校的右派應本着什麼原則處理？

(5) 有人主張凡是右派都開除；有人主張，右派既是反動派就應該法辦；有人主張年老的右派處理從寬，因為他們年老力衰，應給予照顧；有人主張年輕的右派應從寬處理，因為他們可塑性大。對右派分子究竟怎麼處理好？要不要分別對待？怎麼分別對待？

(6) 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原則上應該是嚴肅和寬大相結合。有人問：“嚴肅有沒有界？寬大有沒有邊？”大家回答這個問題看！下面兩文，盧興階、高瀾慶先生談出了自己對處理右派的看法，希望大家討論。

——本刊編輯室——

和大家商討對右派處理的一些問題

盧興階

一般說來，知識分子在黨的教育下學習了馬列主義，經過三反、五反、肅反、一系列的運動，思想認識已有所提高；自從毛主席提出正確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開展全民性整風以來，通過鳴放、反右、整改、等環節，對辨別是非，分清敵我來說，也有一定的收穫。

不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一個比較長期的任務，我們必需積極地參加到每一個運動中去，分析當前所面臨和思想教育有關的具體問題，這樣才能經常不斷地檢查和改造自己。如果不動腦筋，不展開鬥爭，而是從每一個運動的邊緣默默地滑過去，則可能是一無所獲。因為消滅不了資產階級思想，自然無從建立起無產階級思想。

目前，我院在反右取得勝利，整改給學校帶來新氣象的基礎上，已進入處理右派階段，自從高院長對教職工作了有關報告，大家展開討論以來，認識還不夠統一，值此全院同學也進入處理右派階段之際，謹提出下列一些問題和同志們共同分析批判。

第一，關於“要不要處理右派”方面的：

有人對處理右派的必要性懷疑，認為在反右派向黨進攻當中，通過批判和說理鬥爭，已經取得勝利；就一般說右派業已低頭認罪，群眾也初步辨明了是非，分清了敵我，似乎沒有再進行處理的必要了。

有的對處理右派不夠關心，認為處理右派由院首長負責決定就可以了，不一定是群眾的事，這樣師生可以集中力量作好期終教學和考試工作。

第二，關於“如何處理右派”方面的：

有的認為對青年中右派的處理應該寬大，因為青年的“可塑性”大。

有的認為對黨團內右派的處理應該寬大，因為他們已經受到組織的制裁。

有的認為對參加過革命的右派處理應該寬大，因為他

們對人民有過貢獻。

有的認為對右派中的民主人士處理應該寬大，因為他們對革命有過貢獻。

有的認為對有專長的右派處理應該寬大，因為他們對社會主義建設有好处。

象這些論調，在群眾中還有一定的影響，是值得注意澄清的，下面簡單提一下我的看法，還是分成兩個問題來說：

第一個問題，目前處理右派是壓倒一切的工作，它的重要性絕不減於反右階段的分析、批判、和鬥爭，因為必須對右派有恰如其分的處理辦法，廣大人民才能從思想上搞通，把反右派的成果鞏固起來，同時處理也是對右派一個實際的教育，把問題確定了以後，他們才有可能看清楚兩條路當中哪一條對他們是有利的，從新做人，走向人民的光明大路上來；另一方面反右是走群眾路線所取得的勝利，故處理右派同樣也要走群眾路線，由群眾來決定，事實上唯有這樣，才能保證處理得恰如其分。

其次，反右派只是從理論去分析批判，對人們思想的提高還停留在認識階段；直到處理右派，才真正接觸到實際，對人們是一種考驗，是更進一步的鍛煉！比如資產階級的殘余思想兩面性、溫情主義等等，在處理右派當中，面對具體人、具體事的時候，它可能又在作祟，向你侵襲，這是值得提高警惕的。人們還應該記得，在反右階段，不是也有不少人因為有溫情主義，弄得認識模糊，以致辨不出是非，分不清敵我，在某些程度上同情了右派嗎？！

再者，當右派分子在幫黨整風的掩護下，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工農說話了，反右大軍聲勢浩大，除了一小撮右派分子以外，都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遠非右派分子始料所及，大勢所趨，才狼狽潰退！一般說來絕不是真心

認罪，甘心投降，一朝認為有機可來時，還會蠢蠢欲動的。為了徹底打垮他們的反動思想體系，在群眾中把他們孤立起來，即時給以恰如其分的處理，是十分必要的。因為結束舊案的時候，就是擺在他們面前新路的開始，黨給予自新之路，何去何從，那只有由他們自己選擇了！

第二個問題這是在處理右派的过程里如何貫徹“嚴肅和寬大相結合”的問題，我以為只有一條，就是“在處理右派時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因為整個反右都是為了鞏固人民政權，鞏固社會主義社會，認識到這一點，象上面所提出的一些問題，都能很好的解決了；直接了當的說，就是不管他是屬於哪種類型的右派，(以上所提出的那些)在他沒有向人民坦白認罪的情形下，是談不到寬大處理的！再重復一遍，也只有當右派分子態度

轉變，從思想上認識了錯誤的時候，才能考慮如何寬大，因為這樣是對人民有利的。

前面所說青年右派的“可塑性”，請問在他沒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以前能夠塑成什麼樣的類型呢？事實上也不過是一個比較更為猖狂的右派分子吧了！難道這對人民有利嗎？至於黨團員右派，就因為他們是右派才得到組織應有的處理，那麼他們和非黨非團的右派又有什麼不同而可以考慮到寬大呢？對革命有過貢獻以及民主人士的右派分子來說，就是因為他們對人民有過貢獻，人民才對他們有足夠的重視，給以相當的職位，希望他們更好的為人民服務，可是他們却辜負了人民的期望，背着革命的包袱，懷着填不滿的野心，走向反革命了！還能說得上對他們寬大嗎？最後對有專長右派分子的處理是否要考慮寬大的問題，也可以同樣得到解決，以反動資產階級為主導思想的專長，能否很好地為人民事業服務呢？右派分子不是往往挾專長

以自重嗎？有的知識分子不也時時在憧憬着技術觀點的特長。“先專後紅”的思想，對人民事業是不利的！

現在談一下嚴肅和寬大如何結合的問題：首先對右派處理的辦法應從重到輕分為幾個等級，(究竟應該分哪幾個等級呢？最重怎樣？最輕怎樣？在這不詳談了，同志們可以研究，不過在處理方法中結合群眾的監督，給右派以自新之路，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然後結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精神，以及具體情況處理之：右派情節重大的從重級，情節輕微的從輕級，徹底交待認識錯誤的考慮從較輕一級，態度惡劣堅決不改的考慮從較重一級，(有些同志同意這種辦法)務求其恰如其分，否則，當寬不寬大，當嚴肅不嚴肅，都是對人民不負責任，會給社會帶來損失的！

唯有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去處理右派，才能站穩立場，作好這一工作，同志們！讓我們共同投入這一運動中去，更好的來鍛煉自己吧！

我對“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認識

礦山機械設備教研組 高瀾慶

處理是我們廣大勞動人民的一致要求。

其次，由於我們國家政權的鞏固；通過反右鬥爭和對右派的處理，廣大群眾已認清了右派的面目和他們錯誤的實質。因此，一般的不給予他們刑事處分。在學校中還留下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廣大群眾的監督，這對我們也不會有甚麼害處，而且可以增加我們的抗毒素；同時由於國家在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要利用一切有利於我們的因素，正如去年7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所指出的，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一原則，對右派也是適用的。我們還可以利用他們的專長，給我們作些工作(當然要有一個前提——起碼要低頭認罪)。因為對抗性的矛盾，由於我們政權的強大，處理恰當，右派有悔改的決心的話，還是可以轉化為非對抗性的矛盾。所以我們可以根据右派的不同情

況，給以不同的從寬處理，給予右派分子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這樣看對我們還是有利的。一方面可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包括利用、分化以及其自身的立功贖罪、重新做人等等)；一方面可以把他們作為反面教材教育群眾；當然過分寬大是不行的，也是錯誤的，这样就混淆了敵我，放縱了右派，對社會主義建設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在這裡，我覺得也必須提出，留下的右派分子是不應當允許講課的；學生中的右派應更多的開除出去。

總之，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是萬分正確的，是符合於客觀實際情況的，是有利於我們人民事業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更深刻的體會這一方針；這樣不但可以把右派分子處理得恰當，而且對自己的思想覺悟會得到很大的提高，以後我們對右派可以更好的監督。

我院衛生情况基本做到兩潔兩無

灭鼠捕雀运动即將全面展开

自从我院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来，爱卫会对我院各处的卫生情况，先后进行了二至三次的大检查。检查结果，各办公室、家属和学生宿舍基本上做到了两洁（室内院内清洁）两无（无蝇无蚊）。

在检查过的家属宿舍 277 户中，最清洁的有 111 户，占 40%；清洁的有 107 户，占 38.62%；尚清洁的有 47 户，占 17%；不整洁的有 12 户，占 4.38%。以栋为单位的较好的是教授宿舍和学生宿舍二、三斋；以户为单位的最好的是标准 7 栋 101 号李西林家，它是历年一贯最清洁的住户。但也有个别不整洁的住户，例如在职工志文升和右派分子郭楠家中第二次检查时还发现活苍蝇。他们不但不进行大扫除，而且还將不整洁的标签撕掉。办公室比较差的是教务科、編譯室等单位。食堂的暖气片后边仍不够清洁，而且还有苍蝇，环境卫生尚不够好的是理化楼后面的馬路。修配厂、冶金厂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仍須繼續彻底搞好环境卫生。

为了使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繼續深入，爱卫会要求大家必須在两洁两无的基础上，积极展开消灭老鼠麻雀，与此同时消灭死角，全院彻底

打扫干净，争取每户四无全院四无。为达到这一目的，爱委会于本月 4 日开会作出如下计划：

一、在 1—2 月底我院要求消灭老鼠 1196 只、麻雀 4820 只。具体分工情况，大致如下：

(1) 要求学生灭鼠 396 只、麻雀 3960 只；全院共有 132 个班，每班老鼠三只、麻雀十只。

(2) 要求家属争取灭鼠 420 只、麻雀 420 只；全院共有家属 420 户，争取每户消灭老鼠、麻雀各 1 只。

(3) 要求伙食科灭鼠 50 只、麻雀 50 只。

(4) 要求木工厂灭鼠 50 只、麻雀 50 只。

(5) 要求图书馆灭鼠 50 只。

(6) 要求苗圃灭鼠 20 只、麻雀 20 只。

(7) 要求鍋爐房灭鼠 20 只、麻雀 20 只。

(8) 要求印刷厂灭鼠 20 只。

(9) 要求修配厂灭鼠 60 只、麻雀 100 只。

(10) 要求总务科灭鼠 50 只、麻雀 100 只。

(11) 要求合作社灭鼠 50 只。

(12) 要求托儿所灭鼠 10 只。

(13) 要求体育教研组打

麻雀 100 只。

(14) 要求小学校高年级同学每人打麻雀 1 只。

(15) 单身宿舍教职工由各部门工会主席訂灭鼠捕雀计划。

以上数字，是附近学院已完成的数字，估计我院完成此任务也是有可能的，如能超额完成者给予表扬。

灭鼠和捕雀可以同时进行，两者可以交替，不能打老鼠者可以多捕麻雀，没有麻雀者，可以多打老鼠。麻雀交两只爪子，老鼠交鼠尾（交校医室乐嘉谟处）

关于消灭老鼠、麻雀的方法、經驗，以后將分別通过院刊或广播介绍。

二、在春节前开展一次全院性大扫除並組織检查，总的要求消灭死角，保证在春末夏交时确实达到四无。

三、今春开展挖蛹工作，号召大家打小、打早、打了，才能达到打得彻底。

四、贯彻分片负责制，在学生宿舍当中开展齋与齋之间的红旗竞赛。

五、繼續积极进行劝阻随地吐痰运动。据最近一个时期的观察，还没杜绝随地吐痰的现象；必須深入宣传工作，启发互相监督、争取作到吐痰入盂（或吐在手巾及紙上），地上无痰。

(爱卫会)

幼兒園小朋友歡慶元旦

12月31日上午，幼兒園热烈举行联欢会。联欢会上，各班兒童表演歌唱和舞蹈，不到三岁的小朋友王冀因在会上也表演了独唱。中午，炊事員为孩子们做了美味的饺子，下午幼兒園为孩子们放映动物园的幻灯片，这一天小朋友们都过得很快快乐。

为了使家長們进一步了解幼兒園文娱活动情况，目前

他們正积极准备春节联欢会，他們除邀請家長同志們参加联欢外，还欢迎家長准备简短的节目。

那天，幼兒園还准备举行展覽会。將半年来兒童在幼兒園受教育的情况：如孩子们的各項作业成績，老师们創作的直觀教具，兒童营养分析研究的結果等々展出。

幼兒園

下鄉訪問日記一頁

李承基

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寒风凛冽地吹刮着，我随金相及热处理教师到东小口乡中紅农业生产合作社去訪問工艺系的下放同志。我們的自行車除了通过水泥甲級公路——德清公路是比较省力外，其他都是又狭又不平的小路。为此我們有时只好背着車子走一段，原来是因为我們想見他們心切，抄小路走而迷路了。

老远我們就看見有一排人在挖土，走近一看，原来是第一生产队的同志在积草肥。我們总想看看我們系的下放同志，再往前走。經過他們的社本部，再往前又看見了一排人在挖泥。我們心里想，这下可一定能看見老鐘、李景想了，但走近一看，却是理化系的同志，这几个同志都是老朋友，老同学，大家都热情地打了招呼，又繼續前进了。当我们五輛自行車推着經過田間向另一堆人群前去的时候，那堆人群里突然有一个穿着黑色衣服，农民打扮的人向我们跑来，仔細一看，很象朱耀中同志，果然沒有猜錯，正是他，我們很高兴，他帶我們去看我們教研組的几位同志。当他們和我握手的时候，他們的手上还有几个磨破了的泡！

下放的同志們对我們的來訪很高兴，誰都想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感受談出来，可惜時間太少，因吃完午飯又要下地了。他們对我們的招待是非常热情的。他們最喜欢拿出来請客的就是他們自己亲手做的东西，如醬蘿卜和窩窩头。

在他們到农村参加劳动，这短短的几个星期里，他們的新鮮有趣的事情是非常多的：下放同志將养二只小猪，这件工作是由压力加工教研組的下放教师朱佩純負責，因此大家給他一个綽号叫朱大姐。他們还要养兔子、鷄等。在他們那里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廢物之类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有用：白薯皮可以喂猪，廢紙可以起火用。

农民对我院的下放干部都非常热情，他們去串門，农民第一句話总是說：“我們是一家人。”农民們非常关怀他們，例如在挖砂时，本来有一个下放同志是站在下风，一个青年农民就把自己上风的位置和他对换了一下。开始这位同志还不了解是为为什么，后来才明白这是为了照顾他，这使他非常感动。社干部对下放干部也非常体贴，开始时只分給他們妇女活，如剝玉米之类，生怕他們累倒了。

在劳动中同志們的情緒都很高，特别是女同志的表现非常令人滿意。老大娘們喜欢說：“这些姑娘真潑辣，婦們的活不愿干，要干爷們的活！”

他們和农民的感情的深厚和融洽逐日在俱增着。一到晚上，关卓明——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团员——的歌声和手风琴的吸引力非常大：很多人就好象开会似的挤在她房間里。我們的老鐘——原先在学校是比较斯文的，可是这回，在爱国卫生运动展开到农村的时候，他也跟着小社員們除四害，捕麻雀。

为了明年再一次大丰收，今年冬天就需要开展积肥运动，社里提出了每亩地要积一万斤肥的号召。我院下放干部都热烈地响应这一号召，尽量不缺勤，所以大部分同志星期天也不回来，而一起和农民辛勤地劳动着。他們上午九点前干一小时的活，九点后正式下地。到一点吃午飯，下午二点到五点下地。他們总嫌時間太少，想多做点，但社领导为了不使大家身体过份累，所以不答应再給他們延長時間了。

通过这次訪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今天社会主义农村的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認識。这个星期天倒真过得



教师的好学生，同学的好榜样

——我院老幹班學員學習情况剪記

山人

大鳴大放期間，右派分子企圖破坏我院贯彻高等学校“向工农開門”的方針，夺取党在科学技术中的领导地位，他們宣染、扩大干部特別班个别同志在学习上的缺点，煽起了赶老干班出鋼院的高潮。但是右派分子的阴谋鬼計很快就被群众所識破，大家紛紛起来保护这些未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設中的领导干部。

究竟这些老干部的学习情况怎样？如众所周知，他們学习很刻苦、很努力。现在干部特別班的學員共 33 人。他們的年齡都在四十上下，大部分于 1937 年前后就参加了革命。在那壯丽的革命事业中，他們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很多人仅念了几年小学就走上了革命战線。因此年齡大、基础差，这是他們在学习中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但是为了党、人民和祖国的最高利益，他們沒有为困难吓倒；他們坚持了艰苦的学习，获得了很快的进步。

他們的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实令人敬佩。如果你走到他們的課堂或去他們的寢室，随时都可以見到他們在聚精汇神的学习着。就是在公共汽車上，有时你也可以看到他們在口袋里掏出一本記着数理化課程的較难的公式的本子在琢磨着。了解老干部学习情况的业余教育科

賈峰說：“他們很多人的身体都不好，有的人有家室的連累，但是他們的思想还是很集中。有的同志愛人开刀住院，小孩沒有人照顧，但为了学习，虽然家里三番兩次來信也沒回去。”學員彭忠，有一次在寢室温課時昏倒了，大夫診斷后認為必須休息，但是他仅在床上躺了一下子，又起来照常工作。

教師們對他們的学习态度和进步是很滿意的。如盧兴阶、王懿云、苗雁濱、王曠等教師都反映他們在学习上和尊師上比一般同学做得好。盧兴阶先生前年曾担任一班的立体几何。他津津有味地回忆当时給他們上課的情况。他說，当他們这些人剛进大学的时候，困难是很多的，但由于他們能刻苦鑽研、虛心学习、尊敬師長和尊守課堂紀律，他們的进步很快。有一次当盧兴阶先生在給他們上課的时候，发觉他們的立体觀念不强，他便順便的指着課室的任一物体无意中說，“如果这时有几个薄板片或几根棍子，用来構成个东西，你們对立体就好理解了。”等到他第二堂去上課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这些东西都放在他的講台上了。盧兴阶先生對他們这种注意教師上課時的一言一語的好學精神很受感动。年青的物化教师王曠是

本學期才担任老干班的課程的。他很激动的說：“由于我起初受了某些右派言論的影响，在开始担任他們的物化課程时，实在有点顧慮，怕他們不好教。但活生生的事实給我以教育，这些同志很謙遜，好教得很；他們在学习上不論做題交作业、記筆記和独立思考方面都处理得很好。”他並說，这些老干部的筆記本記得整齐漂亮，完全可以拿出来展覽給大家看看。在談到他們学习的进步时，他举干一班學員李泰和武振范兩人为例說：“这些老干部学习踏实認真，对每一个不懂的問題抓得紧紧的，但他們也不輕易就問教師，而是先把問題搞透后再向教師提出答疑。”李泰和武振范同学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参加革命前他們仅讀了几年小学，在他們剛入學时，学习困难很多，但由于他們抓紧時間刻苦鑽研，进步很快，教師都反映他們学得牢固和有成績。

在我們的学校里，老师们有这样的同学，同学们有这样的好同学，这是值得欣喜的。他們为社会主义而学习的思想，頑强的学习精神，謙虛的学习态度，是我們学习的好榜样。我們相信，这些久經革命斗争鍛鍊具有坚强的毅力的老同志；一定能够掌握科学技术。